



「德藝百年」在德國簽約記者會，（由右至左）普魯士文化資產基金會總館長Prof. Dr. Peter-Klaus Schuster、杜院長、普魯士文化資產基金會總裁Prof. Lehmann、駐德代表處胡代表為真、特約策展人Mrs. von Specht。

藝術與歷史情境

——「德藝百年」展序

杜正勝

不同的歷史可比較，這種學問叫做「比較史學」；不同的藝術也可以比較，這種學問叫做「比較藝術」。然而不同藝術在不同時空中，發現有類似的情境或足資啟發借鏡的解釋時，叫做什麼呢？坦白說，我不懂；不過我可以確定的，應該不屬於「比較藝術史」，因為過去的比較藝術史研究沒有觸及這個問題。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德藝百年——德意志藝術的黃金時代·柏林國家博物館珍藏展」，我們似乎看到國家意識之形成與藝術發展的互動關係；而十九世紀的德意志卻對現在的臺灣，在歷史情境上頗有可以啟發我們的思考之處。

關於「德藝百年展」的由來，是有一段曲折過程的。十餘年前設在波昂德意志聯邦藝術暨展覽館（The Kunst-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向國立故宮博物院提出赴德展出的要求，因為牽涉政治與法律等複雜因素，致使這番美意延宕多年無法實現。直到公元二〇〇〇年我接任院長後，經過臺、德雙方許多人的努力，聯邦藝術暨展覽館的意願遂得以實現，從二〇〇三年七月到次年二月分別在柏林和波昂兩地盛大展出「天子之寶」（Schätze der Himmelssöhne）。

我們認為藝術是溝通的媒介，不同國家人民增進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之一，所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借出文物，同時也要求對方提供交換展覽，希望以國外博物館的藝術文物拓展國人的文化視野，培養國人的文化深度。承蒙德意志聯邦藝術暨展覽館的努力，最後獲得柏林國家博物館（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的支持，才有「德藝百年展」，使臺灣人民有機會透過藝術文物了解德意志的藝術、歷史和文化。



法朗茲·阿爾特 (1821-1914) 〈柏林盧斯特花園〉
水彩畫 18×27.4公分 柏林國家圖書館，銅版畫收藏館藏

這是臺灣舉辦的第一次德國藝術展覽，也是德國博物館第一次到亞洲國家的展覽。「德藝百年展」總共展出一百九十三組件，包含油畫、銅版畫、雕刻以及各種工藝；作品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大約百年的時間。這是德意志諸邦急劇轉變的一百年，人口成長，鐵路開通，統一稅制，從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從歐洲國家間的競爭轉為海外的國際殖民戰爭，封建制度廢除，中產階級興起，音樂、文學、哲學、史學、科學都達到高度的成就。

種種世變中，關係後來歷史發展最大者當數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形成。德意志這塊土地，位於歐洲中部，長期以來屬於伏爾泰 (Voltaire) 所譏諷的「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的神聖羅馬帝國，由大小諸侯邦國、教會領地和自由城市組成鬆散邦聯，而奉奧地利的哈布斯堡 (Habsburgs) 王室的成員為皇帝。在一八〇三年之前，它的邦國或政治體竟然高達三百多個，難怪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要問：「德意志，妳在那裡？」

歌德的德意志是一個文化義

涵的國度，基本上由各地講德語的人所組成的一個「國家」。在十九世紀歷經幾次震盪，才完

成了「德國」。其過程，首先是拿破崙 (Bonaparte Napoleon) 之掃

除封建，拿破崙失敗後，舊勢力復辟，從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年是多元化的地方愛國主義，一八四八年的法蘭克福議會確立秉持地區自主獨立的原則而以追求統一的國家。最後是東部邊陲的普魯士以武力逼使奧地利退出德意志而吸納自主獨立的諸邦等政治體，締建統一的民族國家「德意志」。

十九世紀以前德意志的文化風貌帶有濃厚的歐洲色彩，但到德意志民族國家形成後，德國的藝術特徵就很明顯了。藝術和政治的關係，本展覽策展人馮·施佩希特 (Agnete von Specht) 博士有很剴切的論



克里斯提安·丹尼爾·勞赫 (1777-1857)
〈歌德銅立像〉 青銅像
50.5×22×19公分 老國家畫廊藏



〈三君王肖像瓷杯與瓷碟（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及奧地利皇帝法朗茲一世）〉 高 9公分（茶杯），直徑 14.3 公分（茶碟）
柏林工藝美術博物館藏



卡爾·腓特烈·萊辛 (1808-1880) 〈關隘射手〉
油畫、畫布 195×164.5 公分 老國家畫廊藏

述，她說：「在德國，藝術上的國家認同感形成於一個漫長的過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歷史過程的影響。」這是政治影響藝術，相對的，藝術也會影響政治，正如柏林國家博物館總館館長舒斯特（Peter-Klaus Schuster）說的：「國家也誕生於藝術精神」（馮·施佩希特引）。不論藝術展覽或博物館典藏都在形塑著國家藝術的發展和特色，德國視覺藝術對民族意識之催生，當推學院派的歷史畫和戰爭畫居功厥偉。十九世紀德國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國家認同神話的藝術壟斷一切，後來受到法國藝術的衝擊，學院派才功成身退，代之而起的是風格多樣的國際現代藝術，時序已到二十世紀之初，而德意志政治史一個徹底的轉折局面——德意志帝國的崩解也即將來臨。

這是我讀策展人為本展覽圖錄所作之專論〈德國天才的世紀〉一文的理解。我關注三個重要環節，首先是十九世紀以前普遍性的歐洲風格，德意志藝術浸在一個龐大的文化體系中；其次是隨著民族國家之形成而誕生的國家藝術風格，最後是國際化和現代化取代了民族性。這幅歷史圖象對照正在尋求國家認同的臺灣，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示。我們是否從那個龐大文化體系的藝術架構中覺醒了呢？我們有沒有要試著尋找自己的國家藝術風格呢？還有早在幾十年前那些移植的現代藝術，在這個國度具備什麼意義、產生什麼作用呢？

人世間往往有心栽花，花未必開，無心插柳，柳卻成蔭。「德藝百年展」，選件由德方專家決定，論述出自德方策展人之手，但與我現在思索的問題似有關連。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我推行的結果，不敢確定。不過「德藝百年展」的經驗的確讓我思考，歷史上沒有自己國家的臺灣，至今仍未完全形成國家意識，自然談不到藝術的國家風格，更難指望催生國家的藝術精神。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國際化的現代藝術自然也是淺根移植，不容易林木成蔭。

「德藝百年展」匯集多人的貢獻才得以圓滿達成，他們包括普魯士文化資產基金會 (Stiftung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總裁勒曼 (Klaus-Dieter Lehmann) 教授和柏林國家博物館總館長舒斯特教授惠借藝術文物，德意志聯邦藝術暨展覽館館長賈可布 (Wenzel Jacob) 博士的引介，馮·施佩希特博士的精心策劃，臺灣師範大學曾曬淑教授，代表我方與德方策展人的規劃，和本院副院長石守謙教授率領同仁所做的妥適安排，我謹代表國立故宮博物院向他們致最高的敬意。我還要感謝柏林國家博物館轄下的老國家畫廊 (Alte Nationalgalerie)、新國家畫廊 (Neue Nationalgalerie)、銅版畫收藏館 (Kupferstichkabinett)、工藝美術館 (Kunstgewerbemuseum)、藝術圖書館 (Kunstbibliothek) 和油畫館 (Gemäldegalerie) 慷慨提供珍貴收藏品以享臺灣人民。

杜正勝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于國立故宮博物院